

# 最后的“城中村”要拆了

首席记者 杨莹晖  
通讯员 余小平 洪一飞  
实习生 洪思明

7日中午,立冬有雨。汤家井半个社区的老人们,都围坐在文化礼堂里看戏——戏班子是特地从绍兴市嵊州请来的,越剧《状元斩母》唱到兴起时,冷飕飕的台下一阵阵喝彩。

要连唱3天,就像过年一样热闹,而另一件大事,也在这个离湘湖很近的百年老村传开——“今天开始量房了吧,你拆不拆?”“总要拆的,包公出来了,等下说吧,看戏看戏……”

“吡吡吡,锵——”



待拆的汤家井村(社区)。

## “第一个给量了”

闹猛戏台的另外一头,是戴利福的家。

一大早,59岁的戴利福就让社区的人把房子给量了——4层楼,500多平方米——老戴一家7口人,在这里已经住了14个年头,看着今年93岁的父亲渐渐老去,也看着家里添丁进口。

老戴家门口,有着汤家井社区最老的一口古井,老人说,晚上拿着电筒往下照,还能看到几尾鲫鱼在游动——因为社区里有10多口这样的老井,也成了社区名的由来。

量房之后,老戴的老伴儿有些舍不得,“还不知道能住多久,大半辈子

住在这里,洗洗涮涮的水都是门口井里打的,以后就过不上这么宽敞的日子了。”

“你要说支持还是不支持?我们肯定是支持的,”老戴说,“不然,我也不可能第一个让‘村里’来量房了,是不是?不过,你们要帮我想过渡房的问题,7个人怎么住最好?”

就像是一记响亮的锣鼓声,戴利福家的量房成为社区156户人家正式拆迁“炸开”的引信。而在接下来的20天,这场隐藏着百姓各方利益诉求的量房运动,会在公开谈论或者交耳私语中,继续角力。

## “3个月的孩子怎么补偿?”

离戴利福一个转角的王美英家,也在第一天让社区把房子给量了。

量是量了,王美英心里还是有点犯嘀咕,就是出生才3个月的小孙子,这面积得怎么补偿?是不是也能算上一个大人的份?

看社区书记汪建东正好来串门,王美英就一股脑儿把问题问了个干净。汪建东告诉她,“这当然算一个大人的份啊,如果你们是独生子女的话,

能补偿90平方米,如果以后还生二胎的话,还能再补10平方米。”

王美英的老父亲也走了出来,“建东啊,你以后分房时候,把我们家放在一个楼梯,这样我们照应起来方便。”——他们家8口人,能补偿的房子超过400平方米,这么大的面积,分几套是肯定的——汪建东笑笑说,“这个随你,你的房子,你自己做主,我们也想你们家住在一起,有个照应。”

## 3年前的阳光拆迁尝试

汤家井社区虽地处滨江最南部,却是当地最早尝试阳光拆迁的。

3年前,汤家井有两个项目,一个是沿山河的整治,一个美女山路的修葺,涉及184户人家的拆迁——谈到一小半人家的时候,谈不下去了,为什么?很多人都觉得,越拖着,到后面补偿得越多;越到后面,前面签字的人越觉得有暗箱操作,风言风语一出,停摆了。

在村(社区)里当了10多年书记的汪建东,后来想了个办法,把拆迁的账目全部公开,还给自己套了个“紧箍咒”,“如果发现后面签字的人

补偿得比前面的多,就按一赔三的倍数,赔给前面签字的人;如果谁举报属实,同样可以拿到一赔三的补偿金。这个在我们这里的老话,叫‘靠硬’。”

这么一来,这碗水非得端平了。老百姓看着干部“硬气”也公平,一条贯穿整个村的美女山路,就这么修了起来——现在这条宽敞村道的一侧,还有着当年拆房的痕迹。汪建东说,“我们还是继续要用这个阳光拆迁的办法,公平、公正、公开,从前期开会的情况来看,超过8成的老百姓,还是愿意拆的。”

## 最后的“城中村”

似乎谁也没有料到,这个至今仍然保留萧山方言的滨江“村庄”,也毫无例外被城市化进程挟裹向前。

而在当地长河街道的版图上,汤家井成为最后一个待拆的“城中村”——过去三年间,在“三改一拆”的宏大背景下,12个撤村建居的“城中村”被逐渐整村拆迁,交地3470余亩。长河街道党工委书记周力军说,“都说拆迁是天下第一难事,但我们通过民主拆迁和阳光拆迁,把‘要我拆’变成‘我要拆’,拆不拆让

村民说了算,使得这项工作能够顺利完成,并能够让老百姓获利。”

如果“谈判”进展顺利的话,这儿的百姓将正式搬入城市高楼,从而彻底告别近百年的山村生活,“对一户家庭来说,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。”

尽管如此,这个处于激荡变化前端的“村庄”,表面上仍然波澜不惊,大家围坐在一起安心听着社戏,“吡吡,锵——吡吡,锵——”

“戏台以后留着,大家想看戏的话,还可以回来,也算给汤家井留个乡愁的地标。”汪建东说。

# 看戏剧的人越来越少,可他坚持做戏具半个多世纪 老手艺玩出了新花样



汪海清正在制作铜锤。

实习生 洪思明  
通讯员 章洁 记者 毛长久

很多人都看过京剧、越剧、黄梅戏等中国传统戏剧,可舞台上的戏具是怎样做的却知之甚少。家住西湖区古墩社区的汪海清,干了半辈子的戏具制作,是杭州剧装戏具制作技艺屈指可数的非遗传承人。

古荡社区服务中心,挂了一块“汪海清工作室”的牌子,每到节假日,汪海清师傅就在这里教小朋友或者老年人创作。

装修的残木料做成堂牌、吃完的甲鱼壳用来画脸谱,坏掉的拖把扎成方锤……各种变废为宝的戏具,脸谱堆满了他的工作室。

“16岁那年因为家里困难,我辍学去杭州美术锦绣戏具厂学艺,那时一眼就相中了做戏具的活。”汪海清说,当时他拜厂里冷福宝老师傅为师。

没想到,这一干就是50多年。

经他之手,木头、毛竹、布料、铁丝等常见材料,做成了鲁智深的月牙铲、二郎

神的三尖刀、将官们的长宝剑等各种精美戏具。

堂牌、盾牌等戏具用到最多的是面粉技术。“先在木板上复制好画稿,然后根据线稿面粉,等粉线干透后设色、贴金。”汪海清介绍说。

“木工、金工、美工、画工、油漆,这些我们都会做,脑子一定要灵光。”汪海清说。

痴迷戏具的汪海清,还自学了和戏具技艺相通的京剧脸谱绘画。

“事先需要将废纸一类加工成纸浆,然后利用内脱胎技术压制成一个纸质的素面具。不管是黑脸的张飞还是黄脸的典韦,都可以用颜料勾画出来。”

一直以来,汪海清致力于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,撰写了50多篇关于专业技艺的学术论文。

他坦言:“时代变了,戏剧没多少人要看,但戏具制作的概念、工艺必须与时俱进。”

比如,如今很多人喜欢把脸谱用作室

内装饰,汪海清便发挥想象力,葫芦瓢、孩铃鼓面、甲鱼壳都成了他的创作平台。在汪海清家有一个特殊的习惯,每次只要家里人吃甲鱼,都会把壳留下来洗干净备用,然后写上食用日期,等下次汪海清在甲鱼壳上画脸谱时又写上创作日期,每一片甲鱼壳都是独一无二的脸谱。

不久前的万圣节,他还给小朋友们画鬼脸,社区居民们都趣趣地说老手艺玩出了新花样。“现在,做戏具的很少了,我们的老一套不行了,但是这个技艺是相通的,我可以把它往外扩充开来,变着方式来做我的传统活。”汪海清说。

让汪海清欣慰的是,老友家的外甥拜他为师,学了剧装戏具这个技艺,还在良渚博物馆附近有了自己的艺术品公司,并以此为生。从这里出来的不仅有传统的戏具,还有为各种舞台表演、狂欢节派对等娱乐活动制作的道具,传统技艺焕发出了新的光彩。

上图:汪海清制作的脸谱。

## 打好“五位一体”组合拳 桐庐县加快探索实施 城市人口年轻与优化计划

本报讯(通讯员 喻丽君 驻桐庐记者 陶元)一座城市若不重视青年,不重视人才,必定失去活力。桐庐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,调整产业结构,增强城市软实力上拿出了实招。

日前,桐庐县实施城市人口年轻与优化计划工作领导小组正式成立,集结全县28个部门单位力量,全速加快探索实施城市人口年轻与优化计划。

“桐庐县城市人口年轻与优化计划的着力点不仅在年轻,更在优化,需要打好引、留、归、育、居五位一体组合拳,需要各部门互相联动、突出重点、精心谋划。”桐庐县人社局副局长吴海林介绍。

近年来,桐庐县实施“招才引智”一号工程,开展“百名硕博进桐庐”、“名校优生工程”等系列活动,招引了一大批优秀人才来桐就业,为桐庐发展注入了人才活力。在探索实施城市人口年轻与优化计划过程中,人才招引无疑是首选,通过进一步深化产业引引、活动引引、计划引引等组合拳,积极探索柔性引才、以才引才等新方式,招引更多优秀人才来桐,将桐庐构筑成为汇聚四海英才的人才高地。

相比人才招引,更为关键的则是如何留住人才,桐庐将结合高校“融桐计划十大举措”的实施,开展“知我桐庐、爱我桐庐”系列活动,让在桐高校学子和招引人才留桐融桐、知桐爱桐。与此同时,以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试点工作为契机,吸引在外桐籍高校学子、创业人士和各类人才返乡创新创业。

另外,深入实施“全面二孩”政策,切实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,为实施城市人口年轻与优化计划提供本地人口足够的增量。放大生态房产效应,发挥桐庐的环境优势、区位优势,瞄准城市白领、高层次人才等优质对象,创新并分类实施“居在桐庐”计划,不断拓宽引才聚才渠道。

吴海林表示,下一步,桐庐人社局将联动各成员单位,加紧完善各项政策措施,先试先行,进一步优化桐庐人才环境,加快落实实施桐庐城市人口年轻与优化计划,借助该计划推进桐庐可持续发展,并进一步发掘桐庐优势、放大综合效应。

## “西湖峰会”小青荷绽放

本报讯(通讯员 郑中衡)“请问杭州厅怎么走”,“主论坛几点开始”,“1号门在哪里”……面对接踵而来的提问,小青荷们自信的表情、流利的双语接待,赢得了与会嘉宾大大的点赞——在G20杭州峰会期间广受赞誉的小青荷,如今再次绽放在2016全球私募基金西湖峰会上,他们用热情的服务、专业的水准让人们感受到后峰会时期“小青荷”精神的激发、传承和弘扬。

11月7日,2016全球私募基金西湖峰会在杭州洲际酒店会议中心杭州厅开幕。峰会为私募基金行业提供了一个专业化、精品化和国际化的高端资本对话平台,是继G20杭州峰会后又一场全球性盛会。

付雯雯是浙江财经大学大三的学生,参与过G20杭州峰会志愿服务的她,“再次以小青荷的形象服务基金西湖峰会,让我感到小青荷并没有因为G20杭州峰会的结束而远去,小青荷的风采将永远绽放。”

本次峰会由主论坛、分论坛、基金小镇商务活动及现场考察三部分组成,小青荷们将在嘉宾引导、会议咨询、外语翻译、随车讲解、礼仪接待等30多个岗位上用“最美微笑”、“最佳表现”、“最靚姿态”、“最实行动”尽心做好志愿服务工作,诠释“青荷”精神,用最“青荷”的微笑迎接四面八方的宾客。

# 淳安出了个“多彩玛璜” 党员户带出一个多彩民宿“专业村”

本报讯(驻淳安记者 程海波 通讯员 廖文辉)吃过晚饭,天慢慢黑下来,周建荣习惯性地从屋内搬出投影仪、音箱以及笔记本电脑等,然后又到二楼客厅,将一个大银幕从楼上放了下去。

只要不是下雨天,周建荣每天晚上都会在自家院子前放电影,这也成了新玛璜村晚上的一个保留节目。

“从去年6月份开始,一直义务放到现在。”为了解决片源,周建荣还特地在爱奇艺上注册了一个账号。“观众有游客,也有村民。”

周建荣现在所在的玛璜村有60多户人家,都是从对面湖边老村搬过来的征迁户,而他则是这个新玛璜村第一个开民宿的人。

“现在村里其他的民宿都是在我的带

动下才开办起来的,我原来当过6年的村委主任,又是村里的党员,我想我就来带个头。”除了把自家的民宿经营得风生水起,让村民们羡慕之外,他还找到了一个现身说法的好机会。“那时候,周边村民的房子还在装修,经常到我的店里来冲开水,于是每天我就多烧一些开水,顺便和他们聊聊发展民宿的生意经。”

周建荣的话得到了隔壁“天若邻民宿”主人王心兰的认可,“玛璜村有今天这个样子,和乡里以及村党员干部的带头是分不开的。”

仅仅一年多时间,玛璜村现已开出了13家民宿,两家正在审批,还有五六户也在筹建之中。玛璜村于是也成了淳安县界首乡一个远近闻名的民宿“专业村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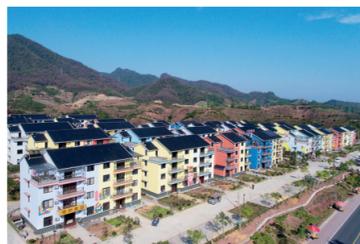
两个多月前,在乡里的策划下,新玛璜

村全村又穿上了一件五彩斑斓的“新衣”——每幢房子都涂上了鲜艳的色彩,还在墙上画上了壁画,房子周边设置了庭院小品,“多彩玛璜”由此叫响。

“当时老村拆迁,少数村民思想上想不通,村里的党员干部就带头做示范,新村建好后,又是我们的党员干部带头搬迁、带头发展民宿。除了周建荣外,民宿先开起来的几户都是党员户。”村党支部书记周本建颇为自豪地说。

“现在我们在全乡推行‘党建+乡村旅游’,比如建立乡村旅游党支部,来引领全乡农家乐和农场农庄、民宿民居规范健康发展等,让党建在乡村旅游发展中发挥实实在在的作用。”界首乡党委书记余曼樟表示。

就在昨日,玛璜村的民宿经营户又得到了一个利好消息,乡里刚刚和黄山市旅委签



多彩的玛璜村。童炼杰 摄

订了合作协议,玛璜村今后将成为黄山——千岛湖精品线上的一个驿站,这将意味着今后玛璜村的客源有了更好的保证。

除了继续义务放电影之外,周建荣现在又有了一个新的想法——牵头成立一家民宿经济合作社,把全村民宿经营户联合起来,“这对我们玛璜村今后发展肯定有利。”

## 富阳场口中学 喜庆建校60周年

本报讯(驻富阳记者 骆炳浩 通讯员 程琳 高利亚)11月5日至6日,富阳场口中学举行60周年校庆活动。清华大学、浙江大学、德国汉斯·伯克莱中学等一大批学校发来贺信。

1956年,“富阳县第一初级中学”(场口中学的前身)在场口山乡的六谷湾创办。1979年11月29日,杭报刊发长篇通讯《山乡千里马——访富阳县场口中学》,报道了该校提高教学质量的办学经验,从此,“山乡千里马”之美誉名闻遐迩,学校也逐步提炼形成了“以人为本、厚德博学、人人成为千里马”的办学理念。2006年9月,学校从偏僻的山沟沟搬迁到富春江畔的鹿山新区。去年9月成功创建省二级特色示范普通高中。